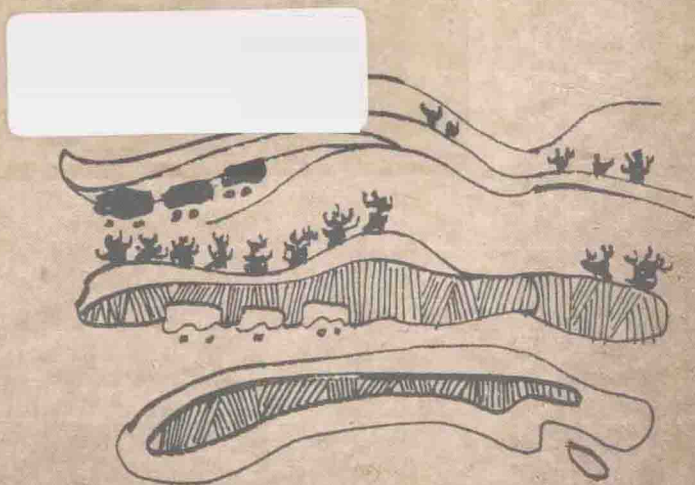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乱草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乱草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草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7
(DuDu 当代名家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ISBN 978-7-5469-5377-9

I. ①乱…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652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永民
责任校对: 王永民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李贵春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乱 草
作 者 董立勃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www.xjdzyc.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377-9
定 价 27.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远处山上有雪	1
第二章	河水静静地淌	13
第三章	天黑点起灯	21
第四章	谁都要在路上走	31
第五章	烟尘像雾一样	42
第六章	中午太阳有点晒	50
第七章	种子悄悄发了芽	62
第八章	石头也能捂热	70
第九章	气味也会有颜色	80
第十章	月亮并不很亮	91
第十一章	沙子像水一样流	101
第十二章	没有墙不透风	112
第十三章	总有什么不能说	124
第十四章	青草在摇荡	134
第十五章	雨和雪一起落下	147
第十六章	大风吹来一阵冷	158

目 录

第十七章	其实没有秘密	167
第十八章	枪响前和枪响后	178
第十九章	什么花像血一样红	189
第二十章	天不老地也不老	200

第一章 远处山上有雪

春草比冬梅大一岁，春草对冬梅说：“我是你姐。”

冬梅只好说：“那我就做你的妹子吧。”

春草和冬梅住一间屋子，可春草和冬梅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春草是湖南人，冬梅是山东人。山东人和湖南人住到了一间屋子，还认成了姐妹，这样的事在我们下野地农场不算稀罕事。

春草走到什么地方去，都要把冬梅喊上，连去屋子后面那个芦苇把子扎成的茅房，也要把冬梅喊上。冬梅有时肚子里没有屎尿拉，就不想去。春草说：“不想拉也得陪你姐去。谁叫春草是姐冬梅是妹子。”冬梅只好跟着春草一起去茅屋。到了茅屋门口，冬梅说：“你进去吧，我在门口等着你。”

冬梅在门口等着，等着春草从茅屋里出来。

两个人都刚上了二十岁，两个人的皮肤都像是涂了一层油似的，什么时候看都闪动着亮光。两个的眼睛里都像是刚落过了雨的池塘，

清清的却又看不出有多深。一间屋子里有两张床，平时都是一人睡一张，可两个人要是想说话了，一个人就会跳到另一个人的床上，有时是春草跳到了冬梅的床上，有时是冬梅跳到了春草的床上。

躺在一个被窝里，两个人说的话，在别人的面前不会说。

春草说：“咱们要嫁可不能随便嫁个人。”

冬梅说：“可不是，要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嫁，咱们在村子里就嫁了，也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了。”

春草问：“你看上谁了没有？”

冬梅说：“没有。”

冬梅又问春草：“你是不是看上谁了？”

春草也说：“没有。”

收工时，两个人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朱队长从后面赶上来，问春草和冬梅：“明天农场放假休息，你们有没有什么事？”

春草和冬梅想了想，说：“没什么事，就是有些衣服要拿到河边去洗。”

朱队长说：“明天，我带你们到野外去吃野味。”

她们是朱队长手下的兵娃子，朱队长说带她们去干什么，一般来说，她们不能不去。

朱队长回到自己家，家里有一个女人。女人脸很黑，可脸蛋子却有两团红。女人膝盖前一个小女孩绕来转去，女孩快三岁了。朱队长想要个男孩，女人却给他生了个女孩。见到朱队长回来了，女人放下了孩子。女人问朱队长想吃什么，朱队长说随便吧。女人说：“那我就做揪片子了。”

女人会做揪片子，做出的揪片子又酸又辣又香。朱队长说：“你做

吧，我去喊赵场长来一块吃。”

农场的场部有一片红砖青瓦的大房子。这些红砖房的门口都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有一间房子，门口不但有一个牌子，还有一个木桩，木桩上拴了一匹马。马背上马鞍子是备好的，只要想骑，骑上就可以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场长办公室的字样。朱队长走到这一间房子的门口，看到门是半开着的，就没有敲门走了进去。屋子里的赵场长好像知道朱队长要来，抬头看了朱队长一眼，把一盒大前门牌的香烟扔给了他。朱队长一点儿也不客气，抽出一根抽起来。

赵场长和朱队长还没有说话，从门外面又进来一个人。走路一瘸一拐的，走进来后也是没有客气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看到桌子上的那包烟，伸过手去抓了一支，一摸没有带火，就把朱队长嘴上的烟要了过去，对着自己的烟点着了，之后又把朱队长的烟还给了朱队长。朱队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还是赵场长先开了口。赵场长问：“于瘸子，你有什么事？”

于瘸子说：“我来找你能有什么事，我不说你也知道。”

赵场长说：“上次不是给你说过了吗？咱们革命队伍里讲的是自由恋爱，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去勉强别人。”

于瘸子说：“我的情况特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这条腿就是跟着你打仗打成这个样子的。组织上不能不管啊。”

于瘸子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残腿当成缺陷。相反，他把这当成了光荣的标志。在下野地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大人孩子，男人女人，谁喊他于瘸子他从来不会生气。

队部的文教手里拿着一叠报纸和信，从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刚从地里干活回来，房子里都有人。文教走到一间房子的门口，站在门口，喊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会从里面走出来，从文教手里接过

一封信,或者是一份报纸。

一间房子里,宋卓脱掉了沾满泥土的衣服和裤子。他用清水洗了洗脸,又用毛巾把身上擦了擦。放下毛巾后,他拿出一盒润肤膏抹了一点,在脸上和手上擦抹着。做完了这些,他换上了条格子的睡衣睡裤。这时,他听到外面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走过去打开了门,接过了文教递给他的一份报纸,还有一封信。

把报纸和信一起放到床沿上,他坐到床上先拿起了信。看了信上的落款,他有点迟疑要不要把信打开。他想了一会儿,还是把信打开了。他读着信,脸上并没有什么不平常的表情,好像这封信不用读,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一样。信一共有两页,他好像没有把信看完,只看了第一页就把信揉成乱乱的一团,接着坐在床沿上,把信一点点撕碎了。他把撕成的碎片,从窗子扔了出去,外面是一片野草,碎片像雪花,落到草里,就看不见了。

很高很厚的土墙,上面插着好多破碎的玻璃碴子,还有带刺的铁丝网横竖着拉展开,把土墙变得无法翻越。土墙折叠成一个巨大的四方形,每一个角上有一个高耸的岗楼。岗楼上总是有一个或几个端着枪的人来回走动。大门是铁板做成的,打开时会发出沉重的嘎吱声。一辆牛车从大门里驶出来,牛车上拉着一个大油桶改装的罐子。牛车出了大门后,向玛纳斯河边慢慢地移动着。

一桶水两个人提。冬梅提了一边,春草提了一边。桶里的水冒着热气,是刚从食堂的大锅里的舀出来的。回到屋子里,一桶水倒在了两个盆子里。她们把门的插销插上,又把窗帘子拉上。热天干完活从地里回来,她们总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把门窗关好后,她们开始脱衣服。一开始两个人不太熟,总是脱到最后,会留一点不肯脱,成了姐妹后就不管那么多了。她们边说着话,边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连一点

几布也不再留下。

从脸上看，春草好像还要比冬梅好看一点。春草的眼睛比冬梅大一点，春草是双眼皮，冬梅是单眼皮，可脱了衣服看，春草就好像没有冬梅那么好看了。春草的奶子有点往下掉，冬梅的奶子是向上翘着的。冬梅屁股上的肉，再少一点就显得瘦了。春草的屁股好像要取掉一大块肉，才能看着刚刚好。

春草说冬梅：“你身上真是太白了。”

冬梅说：“身上白有什么用，脸白才有用。”

春草说：“就是的，男人看女人，就是看一张脸。”

快要落山的太阳光，照在黄色的土墙上，土墙上色调变得暖和起来。宋卓搬了一个小木板凳坐到了门口。他的脸上光光的，头发也梳得齐整整的。他坐到小木板凳上，把一叠报纸在腿上摊开来，接着，他低下头看起了报纸。第一版上，一行很大标题随着报纸展开来，宋卓看到了这样几个字：又一颗卫星飞上天，杏花村一亩稻子打了三千斤。

牵着牛的男人是个很年轻的男人，他的眉眼长得比一般男人清秀，一看就是南方长大的小伙子。他穿着黑的衣服和黑的裤子，下野地农场的男人都穿军装样式的黄衣服，他们不穿黑衣服。穿黑衣服的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就像是大家看到拉着油桶走向河边的牛车一样，一看就知道车上的油桶不是用来装油的，是用来装水的。每个食堂都有一个牛车去河边拉水，过日子一会儿也离不开水，劳改队也一样。

洗完了澡，春草和冬梅换上了干净的衬衫，还有短裤和长裤子。

夏天天黑得晚，还有好长时间才会有星星出来，待在屋子里实在没有一点意思。每回洗完了澡，她们都会到外边去走一走转一转。这个时候走出屋子，她们的心情就和她们这时的身体一样，轻松得不得了。她们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可她们感觉得出来，她们的样子看上去会比平常好看一些。

出了门，向东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走一百米，拐到一条大路上。大路也是土路，只是走的人多了，走的车多了，路面要宽许多，瓷实许多。路的两边是林带，全是这两年才种上的。其中有好多棵就是春草和冬梅栽种的。树比人长得快多了，栽下去才到膝盖，现在看上去，高过春草冬梅她们有一个头了。在大路上，再走一百米，就到了那片红色的砖房跟前。

红色的砖房前，是一大片空地，也叫操场。农场的大型活动，什么开大会呀，搞联欢呀，体育比赛呀，全在这个地方举行。平时没有活动举行，这里也会有不少人。春草和冬梅走过去时，看到操场上不少人坐在那里，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下方，有的在聊天，有的什么也没有干，只是东看看西瞧瞧，打发着天黑前这段无事可做的时光。这些人几乎全是男人。

走到了操场上，春草和冬梅不会在操场上坐下来。她们只是从操场上走过。她们走过时，那些操场上的男人会盯着她们俩看上一阵子。

春草说：“这些男人真讨厌，老看咱们。”

冬梅说：“有什么可看的。”

春草说：“谁知道。”

她们只是出来转转，下野地很大，有很多地方可以转，可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一走出房门，谁也没说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大操场上。

走过了大操场，又有好多房子，她们穿过这些房子就可以走到野外去。走到了一排房子前时，她们看到宋卓坐在门口看报纸。房子前

面还有好多人在乘凉,可拿着报纸看的,只有宋卓一个人。

冬梅问春草:“他是谁?”

春草说:“不认识。”

冬梅说:“一定是新来的。”

春草说:“咱们这个地方,每天都有新来的人。”

走过了这片房子,就再也看不到房子了,看到的是一片没有边际的荒野。荒野已经不那么纯粹了,因为这片荒野中有了一块块地,从高处看,它们就像是棋格子一样。真正的荒野上,应该没有这些用劳动工具划出来的棋格子。不过就算是有了这些棋格子,它还是荒野,不管是谁,只要站在这里望上一眼,都会说这是一片在别处见不到的风景。

坐在一条水渠的渠埂上。水渠要高出地面一些,这样才能去浇灌那些开出来的田地。水渠里流着水,这些水是玛纳斯河里流过来的,玛纳斯河的水是从天山的雪峰上流下来的。坐在渠埂上,听着流水的声响,春草和冬梅向前看去,她们随便就看到了远处的山,看到了山上的雪,只是那雪好像并不是那么白,看上去有一点点发蓝。

太阳的一半已经被地平线割走了,还剩了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好像已经不是光了,而是一团团的颜色。这些很浓很重的颜色不是射过来的,它们是贴着地面流过来的,像水一样大片大片地流过来,把草把树把庄稼把整个的荒野给涂抹得没有了原来的样子,像是在我们的面前重新摊开了一幅没有名字的油画。

一辆牛车从这幅油画里走过来,好像怕破坏了什么,牛车走得很慢很慢,可春草和冬梅就坐在牛车要经过的地方,它就是走得再慢,也会走到她们的前面。她们坐在渠埂上一直没有动,可不是在等一辆牛车走过来,她们坐在那里没有动,只是觉得这个时候的下野地看起来,让她们想起了家乡流传的一些古老歌谣。她们把脚放在渠水里,水里也有很多颜色,水流摸着她们的脚,整个人好像都进到了水里。

牛车走着时，会有水从水桶的开口处溅出来，可溅出来的不多。因为开口处的水面上放了几片青青的芦苇叶子。牛车慢慢地走进了高墙里面，像太阳慢慢地走进山里边。太阳也有自己的家。太阳的家在深深的山谷里面。太阳回到家里会把门和窗子全关上，不让光亮跑出来，这时的下野地就黑了下来。

一间只有桌椅没有床的屋子里，四个男人在打纸牌。他们在玩一种叫争上游的纸牌，这是纸牌中一种最简单的玩法。你出一张我出一张，大的压小的，看谁先出光，先出光的就胜了。赵场长总是先出光，另外三个男人除了朱队长外，还有陈队长和李队长。和朱队长比起来，李队长陈队长和赵场长只是工作关系，是朱队长把他们喊来的，说是陪赵场长放松一下。他们在赵场长面前还不能太放得开。赵场长的牌他们尽量不去压，赵场长只好先把牌出完了。

老是当上游，不费一点气力就当上上游了，让赵场长觉得有点没意思。玩了没有太长时间，赵场长说：“算了吧，咱们算了吧。”

赵场长说算了，大家马上跟着说算了。李队长和陈队长先走了，赵场长和朱队长又抽了一根烟才出去，走到门外面，抬起头看看天。天是黑的，可天上的星星亮亮的，密密麻麻像地里的庄稼。

赵场长说：“明天是个好天。”

朱队长跟着说：“不会下雨，也不会刮风。”

早上天一大亮，春草醒过来，喊了一声冬梅。冬梅好像还没有醒，闭着眼应了一声，像在说梦话。

春草说：“朱队长说要带我们去吃野味，快起来吧。”

看冬梅还闭着眼抱着被子不肯动弹，春草过去把冬梅的被子掀起来，冬梅只好坐起来，用手背揉开了眼睛。两个人起来，洗脸刷牙，

忙活了一阵子，刚忙活完，听到朱队长在屋子外面喊她们。

出了门，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四个轮子的小马车。这种车的样子有点像木槽子，也叫槽子车。春草和冬梅站在车子边，没有马上上车，她们有点发愣，还有点不好意思。她们没有想到车子上除了朱队长外，还另外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赵场长。赵场长她们倒是经常见，可就像天天看到太阳月亮一样。

朱队长对赵场长说：“这是我们队的两枝花。”

指着春草说：“她叫春草。”

指着冬梅说：“她叫冬梅。”

赵场长向她们点点头。朱队长没有对春草和冬梅说赵场长是谁，因为他知道用不着说。在下野地，赵场长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不会有人说“我不认识”。

赵场长看出春草和冬梅有点拘束。赵场长拍了拍马车的木沿，说：“快上来吧，小鬼。”

军队的首长，见了年少的同志爱喊小鬼。喊小鬼有点开玩笑的意思，让被喊的人马上轻松下来，马上可以拉近和大首长的距离。一听到赵场长喊她们小鬼，她们就笑了。往车子上跳时，车子有点高，她们一下子跳不上去，赵场长伸出手来，拉了她们每个人一下，她们才跳到了槽子车上。

槽子车上，除了人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有一口锅，一种能吊起来的锅。锅的旁边还有一个柳条编的篮子，篮子里面装着西红柿、辣椒，还有大葱，以及别的一些调味品。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让春草和冬梅看起来有点陌生。它是一支枪，一支步枪。看样子，它已经很老了，枪身被磨得黝黑黝黑。两个女人这会儿还不明白，去野炊为什么还要带着一支老枪。

玛纳斯河边有一片胡杨。其中有一棵胡杨很大，四个人手拉着手也把它抱不过来。站在这棵树下，抬头看看它伸展开来的树叶，好像

是一把无比大的伞，把整个天都给遮住了。两匹马拉着槽子车走到了树下面，就好像走进了一间只有房顶没有墙壁的大房子。

春草和冬梅把篮子里的菜提到了河边，在河水里洗干净了。她们去洗菜时，朱队长和赵场长提着枪，向胡杨林的里面走去。她们蹲在河边洗菜时听到了四声枪响，她们洗好菜走回到槽子车旁边时，朱队长和赵场长又提着枪从林子里边走了出来。只是他们手上除了枪以外，还多了两只野兔子和两只野鸡。这个时候，春草和冬梅知道带这支老枪有什么用了。

搭起了架子，吊起了锅，点着木柴，蹿起了红红的火。蹿起来的火像舌头一样一个劲地去舔那口铁锅，舔得铁锅受不了，翻起了水浪。把野鸡切成了一块块，放到水里煮。野兔子也切成了一块一块，可没有放到水里煮，而是串到红柳棍上放到火上烤。西红柿辣椒还有大葱拌成了凉菜，红是红绿是绿白是白，别说吃了，光看着就好看得不得了。

看到了火上的锅，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河，赵场长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三个人没有想到赵场长会给他们讲故事，全睁大了眼睛听。

赵场长说：“有一个庙，庙里先是只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天天去河边挑水吃。后来，又来了一个和尚，两个和尚就天天去河边抬水吃。后来，又来了一个和尚，庙里有了三个和尚。之后，每个和尚都等着另两个和尚去抬水。结果，他们没有水吃了，没有水吃，就全给饿死了……”

赵场长讲的故事，不但有意思，还有意义。和尚就是和尚，这些秃着头的家伙真是一点儿思想觉悟也没有。这样的事，在我们下野地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为了革命，为了别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当然，一般的情况下，用不着这么去做。吃着野味，听着故事，看着风景，这么浪漫的事，你一辈子会有几回，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能有一回。

同一个时间，在一间房子里，一只手伸到了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厚厚的日记本。宋卓每天都要写日记。床头边上架一个木箱子，里面用来装东西，箱面用来当桌子。宋卓把日记本摊开来，把钢笔帽拧开。他先写下了年月日，接着写道：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在信上说，要永远忘记我。我没把信看完，就把信撕了……

写完了日记，没有马上把日记本合起来，再放回到枕头下面。宋卓翻到了日记本的后面，从封底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照片。照片很小，只有两寸左右，还是黑白的，但这并没有影响照片上的清晰度。不管你是瞄一眼，还是盯着看，你都会说，这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啊。宋卓看着，不是看了一会儿，而是看了很长时间。他一定是透过照片看到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也一定和照片上的女人一样美丽。

春草朝冬梅使了个眼色。一看春草的眼色冬梅就明白了，春草和冬梅一起站起来，从火堆旁边走开了。春草和冬梅什么也没有说，可她们一走开，朱队长就知道她们要去做什么了。

朱队长说：“别走得太远，小心狼和野猪。”

春草和冬梅没有接朱队长的话，可她们真的没有走远。她们闪到了一簇红柳的后面，透过枝叶的缝隙，可以看到槽子车的影子。吃舒服了，再拉舒服了，人就很舒服了。

目送着春草和冬梅消失，朱队长转过脸对赵场长说：“你看，怎么样？”

赵场长说：“挺好。”

朱队长问：“你看哪个更好些？”

赵场长说：“我看，好像都差不多。”

朱队长说：“好像春草要好看些。”

赵场长说：“冬梅也挺好看。”

春草和冬梅又坐回到了火堆旁。

朱队长对春草和冬梅说：“和赵场长熟悉了，就不把赵场长当外人了，以后多到赵场长办公室坐坐。”

春草说：“那不行吧，赵场长多忙啊，我们去会耽误他工作的。”

赵场长说：“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忙。”

春草舀了一碗汤，递给赵场长，说：“赵场长，你喝碗汤，这汤可鲜了。”

春草又对朱队长说：“朱队长，我也给你舀一碗。”

朱队长说：“不用了，我自己来。”